

“塞外四堡”之助马堡

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文化符号。陕西地面上的墓葬文化，比如秦始皇陵、秦兵马俑，应是陕的重要文化符号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那么秀山丽水，就是桂林鲜明的文化符号。在大同地区，遍地的烽燧堡台，大概就是大同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。

大同著名的塞外四堡，就是这样的几处所在。塞外四堡即助马堡、镇羌堡、拒墙堡、拒门堡，而四堡中尤以助马堡为极冲。

在杏花开放的春天，我游览了助马堡，那安静的古堡在漫山遍野的杏花映衬下，优美而雅静。

地处边塞位冲要

助马堡位于大同市新荣区西北部，是明长城山西段的屯兵官堡。据《宣大山西三镇图说》记载：“本堡设自嘉靖二十四年（公元1545年），万历元年（公元1573年）砖包，周二里四分，高三丈八尺。原设守备官一员，内驻扎本路参将，除援兵外，守备所领见在旗军634名，马30匹。分边沿长20里3分，边墩25座，火路墩8座，市场一处，内小怀远等墩俱极冲。边外凉城儿一带皆首首黄金榜实，摆户恰等部落驻牧。本堡设在极边，密迩穹庐，东接拒门等堡，西连保安，所谓外五堡也。迤东地势平旷，虏易长驱，马头山迤西，边在山内，无险可恃，较诸堡最为冲要。往岁虏患频仍，款后虏贪我饵，烽烟顿息，乃每市群酋蚁聚，情形叵测，抚处防范颇费经营焉。”描述了助马堡的基本情形，道出两个重要信息，驻有大量的军人，且

有繁华的贸易。

据有关资料，在明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1547年），应州参将移驻助马堡，并统辖周围9堡，助马堡驻军2175名。《左云县志》记载，在公元1460年的天顺四年，明英宗经过著名的“土木之变”后重登皇位的第四年，就将大同副总兵移驻左卫，参将驻助马堡，有5600余人屯田戍守。明英宗曾从这里被掠往蒙古大营，即深知此处为要害之地，故在此布防大量军队，起到强大的军事保障作用。此后一百多年，助马堡的军事力量始终不曾减弱。到了清朝，大同长城沿线的官堡改为民堡不再驻军，助马堡却依然被看作军事阵地，但重要性在逐渐减弱，雍正三年，这里驻扎有525名军人。到光绪12年，则只剩下18名军人，担负国家邮政传递任务。

战和交替皆是戏

从明朝直到建国之前的五百来年中，助马堡一直聚集着庞大的军队，时亦有商旅云集，演绎了战和交替的场场大戏。

弘治十七年（公元1504年），蒙古首领火筛入侵大同，左卫总兵张安率军于助马口败火筛，史称“助马口大捷”。嘉靖二十七年（公元1548年）11月，蒙古族首领俺答伏兵袭击包括助马堡在内的左卫五堡，左卫指挥顾相率兵出击被围，大同总兵周尚文驰援，双方展开殊死激战，相持月余，俺答才退走。

助马堡作为军事堡垒，见证了霜风凄号，画角哀鸣，你死我活的惨烈战争，却在隆庆五年迎来了60年的和平，使助马堡成为大同地区最繁荣的贸易边堡。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，在大同镇新开辟许多马市，包括助马堡马市、宁虏堡马市、杀胡堡马市等，从而使大同长城成为“中三边”马市最多的地方。烽火连天的助马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，没有了硝烟战争、鼓角争鸣，取而代之的是商队如蚁、歌舞升平。在每年特定的时间，草原马队从马头山上的长城口官道来到助马堡进行茶马交易。这些马市的繁华程度举世闻名，有“金得胜，银助马”之美誉，大量的税收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入了明朝政府的国库。自从助马堡正式被归进明大同镇72城堡中，驻扎在此的军事力量，既致力于保卫边关，也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，历史充分说明，和平与贸易，一直是长城存

在的终极价值。

到清朝初年，助马堡地区战火又起。清朝多尔衮率军围攻大同，大同的堡寨、墩台攻守兼备，展示了坚固城防的优越性，仅仅助马堡就拖了清军二十天之久，后终因粮草殆尽，士兵皆战饿死，堡破而被屠城，此役是助马堡自建堡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兵祸。

清顺治五年（公元1648年）12月，大同总兵姜瓖起兵抗清，参将李向尧响应，翌年三月丙戌日黎明，清军围攻助马堡，鳌拜率军增援，战事异常残酷，李向尧战死，第二天堡破。直到康乾盛世，大同地区的堡、寨、墩、台功能减弱，不再承担军事使命，但其区位优势仍然存在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公元1937年），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第二专署，大约看准了助马堡这方宝地，在组阁左云县政府时，即驻于助马堡。1938年7月将左云县政府改为左云县公署，治所在该地存在两年多时间。民清以降，助马堡以交通要道的优势作为交通驿站，得以保留，商埠中转也得到了恢复，这里也曾高门大户，戏台祠堂，庙观酒肆一应俱有，成为走西口便道打尖地。助马堡在清代时十分繁华富庶，村中有各种商号，如“万义权”“永盛厚”等，还有铁匠铺、木匠铺、银匠铺、杂货铺、油坊、豆腐坊等。清末著名的助马堡边氏家族庆义昌商号，是以粮油、酒、染布等生产加工为一体的，其生意十分兴隆，远涉山西各地、内蒙古等地。



图片说明

- ① 助马堡简介碑
- ② 助马堡南大门
- ③ 古民居大门洞
- ④ 助马堡东城门

黄尘古道烽烟息

“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。”站在助马堡村高台放眼望去，高大的残墙，保存较好的堡子门，水塘边400余年树龄的粗壮老杨树，树枝婆娑，构成一幅漂亮的画面，定格在走进助马堡人的心头。

走进古堡，入眼的是成片破落的高门大院，青砖黛瓦，门楣上保存完好的精美木雕，门廊里有各种砖雕。建筑精美的武道庙和村民的房子连在一起，城隍庙前一对别致的旗杆还在直立着，但旗杆上的字迹亦模糊不清。粗木大料构建的老戏台堆放着柴草，虽然废弃不用，但骨架仍显结实。从村中走过，不时可以看到堆放在地上的老旧砖瓦，残存的堡子墙、堡子门等。所有遗存显现出往昔曾经的辉煌，那时的村庄商旅云集、铺面林立、庙宇诸多，一派繁华的集镇景象，绝对配得上“金得胜、银助马”的称谓。

助马堡有别于其他堡子，是“日”字状结构，它由西侧的堡城和东侧的关城组成，关城以堡城东墙为其西墙，两城隔墙而建，墙中部留有门洞，平面呈方城。堡城设有东门，关城设有东、南门，堡城东门外设瓮城，瓮城开南门。南堡门额精美的砖雕保持着原样，门内墙上镶嵌有当年的石刻，只是字迹已不清晰。

现在的助马堡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繁华，只是一处城堡遗迹，黄土高坡边缘上一个普通的小村落，但堡里生活的人们依旧淳朴自然，天性使然。厚重的人文底蕴，自然的原生态，特有的边塞军事文化，还有历史的血泪与欢乐，很值得来体验回味。

有人说古村落是国人之心灵家园。村落中的古建筑，一条胡同、一面墙、一砖一瓦皆浸润着传统文化的元素，那老街旧巷始终是人们割舍不下的牵挂。是的，一座小城堡，就是一部微型的古代史。

在助马堡游览，我们边惊叹着，也边哀叹着。惊叹着一座小堡，曾经上演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有如此之多精美的砖雕木刻，虽历经风雨，仍显示出其曾经的辉煌。哀叹着曾经辉煌的城堡，如今凋零的不像样子。沉静下来一想，当硝烟散尽，古堡的功能尽失，随风雨剥蚀，人们又无力保护，衰败也就在情理中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尽管古堡的原始功能尽失，但文物功能尚在，其观赏性尚存，对研究文物及历史的人们来说，仍有极高的价值。

文/图 李海亮

